

雙橋隨筆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葉葵

謄錄監生臣周丕

欽定四庫全書

雙橋隨筆卷五

鳳縣知縣周召撰

徐勉王僧虔顏之推司馬光皆有訓子語而之推勉學
篇更為警切其中摹寫不學之人如云或因家世餘緒
得一階半級便謂自足安能自苦及有吉凶大事議論
得失蒙然張口如坐雲霧公私宴集談古賦詩塞然低
頭欠伸而已又云自荒亂以來諸見俘掠雖百世小人

如讀論語孝經者尚為人師雖千載冠冕不曉書記者莫不耕田養馬若能常保數百卷書千載終不為小人也夫明六經之旨涉百家之書縱不能增益德行敦厲風俗猶為一藝得以自資父兄不可常依鄉國不可常保一旦流離無人庇蔭當自求諸身耳諺曰積財十萬不如薄技在身技之易習而可貴者無過讀書也云云其他字字透徹皆中時人之病蓋公之後自其子思魯以博學善屬文官至學士傳至師古及真卿杲卿至真

卿五世孫翊奕葉重光聯圭並笏者三十餘人謂非家訓所致不至此凡有家者全錄一通勒之座右以視黃金滿籬之家真堪一噓

事之吉凶本無先兆若在行軍之際人心易搖適值世俗所怪以為不祥者不得不為數言道破以解其疑涼謝艾禦趙引兵出振武夜有梟鳴於牙中艾曰六博得梟者勝今梟鳴牙中克敵之兆也進與趙戰大破之唐趙郡王孝恭討輔公祏將發與諸將宴集命取水燃燭

為血在坐皆失色孝恭舉止自若曰此乃公祐授首之徵也飲而盡之衆皆悅服其後遂平公祐夫梟鳴水變此人情所詫以為不祥者也使兩人稍生疑畏則羣心易沮甚非行軍之利惟故為吉語以定之而三軍鼓舞遂賀戰勝於一言矣然非平日見理明而不為奇袤所惑者豈能臨事鎮定乃爾

黃九烟先生託人覓居問所欲曰但欲無兵無盜賊又須有酒有魚蝦所願如此先生當日以為聊可之詞耳

以今觀之非極樂世界耶因憶眉公太平清話有曰余
昔戊子隱居沈大夫園四周雜種花是小桃源時雨初
晴負笠握鋤撥散土膏如灌園狀是小於陵教授諸生
是小河汾橋斷水西不聞市喧是小考槃短舟徜徉池
中一爐一琴可濯可釣是小五湖挾此數者視青天呼
白鳥有談名利則揮手謝之不知其他是小神仙此等
境地與九烟先生所願又若雲淵矣而眉公尚視以為
小然則身處眉公之世者豈僅世所稱蓬壺閬苑中人

哉

吾邑爛柯山相傳為晉王質觀奕處好事者遂塋土為
質與二仙像及枰奩之類置之巖下以為實有是人暨
是事者然善乎晉陵鄒程村之為記也有曰古今來達
人遺世壯士憤時其胸中類有不能恹然者不得已而
逃為百年頃刻之說以憶記其事于靈奇恍惚之中此
即詩人高岸為谷深谷為陵之意也乃好事者從而誇
述之又從而彷彿摹像之以異其事或必然者其去芻

童牧豎之見幾何哉斯言也足以醒夫世之惑于靈經
怪牒而不自知者要之非僅柯山為然而程村之說尚
有所未盡也今夫地之有山川洞壑江河嶽瀆也猶天
之有日月星辰風雨雷電人之有眉髮頤頰耳目口鼻
也一經開闢而或流或峙岌業玲瓏滌洄澎湃之容賦
之已定非有所為而後設而屬之山者其體靜其骨清
其致幽其神遠靜則惡其動也清則惡其雜也幽而遠
則惡其囂與偏也其與人不相涉也甚矣乃無端而有

洞天福地佛祖道場神仙窟宅之說于是一峯一巖之秀必曰此某佛某仙之所聚而遊也一巖一洞之奇必曰此某佛某仙之所託而棲也不但為之艷其事而且為之像其形不但為之撰其名而且為之立其傳與記播之歌與詩有餅鉢匙筯果搗鑼磬瓔珞袈裟之贈有珍幢金傘霓旌絳節佛光火焰之神有騎龍騎虎乘鳳乘鸞祥雲覆頂紫霧騰空之異囀言滿楮怪誕不經至于岱之金床玉几嵩之玉人金像赤室丹房廬之聖燈

磚樓辟蛇童昇仙臺武當之金殿滴淚池磨針澗斗篷
焦扇峨眉之煉丹竈淘米泉天台之僧人履仙石棺華
山之老君犁洗頭盆仙人碁巨靈掌諸如此類悉數難
終而古今又多有耳無目有目無心之人遂謂器具皆
存神仙活現訛以傳訛牽合附會于是有宰官居士之
稱護法檀那之舉羽流方士之屬青詞寶籙之儀進香
之男女如蟻膜拜之鼓鐘若沸琳宮梵宇金碧輝煌緇
服黃冠衣糧狼籍寃哉山也任人改名易姓波及杜公

一云陳子昂而配十姨之夫伍相而變五髭之面蛇鬼鴉神

亦圖血食小孤彭浪可訂婚姻紛紜沓黽山之本來面目皆不能自主而無可告訴以自託於東擣西撻拖泥帶水之中矣或曰人之好異也使地不得安其位乃知天亦幸與人絕高而不能至耳否則未免受其擾而余謂亦未盡然也今夫天之蒼蒼以氣上浮也其有日月星辰風雨雷電之屬非有婚姻男女之相生語言文字之相示也而好事之言至謂日姓張名表月姓文名申是

以姓名誣日月也文昌而化為儒雅之人魁宿而忽成醜怪之狀是以形相褻星辰也風稱伯為飛廉雨稱師為屏翳是以頭角扮風雨也謝師之長三尺鐵索之重六斤是以夫妻輕重狎雷電也宋祥符絳衣入夢孰為傳書唐天寶黃紙昇天誰為守藥是且以囑語欺上蒼也其談天之異若是雖幸不可近而不受其擾然亦豈盡安于無事哉或又曰凡人之鑒夫天與地固若是矣至于人或以同類而不相殘乎言至此而余不覺眉之

攢而額之感也曰嗟乎人之所為又豈吾之所得而測者哉彼且矯揉造作其心思面貌耳目手足之用至于變幻詭異千態萬狀而不可聞蓋自鑿其混沌也久矣況其所以及于人者乎而又安能保其同類而不相殘乎余聞之夫子其不語者神與怪鬼神則敬而遠之老子曰有道之世其鬼不靈人奈何惑于異端邪說而不自知也余觀程村之語尚有所未悉故不揣而為不入耳之言饒舌至此世之見者得毋相詫而反以余為好

異也夫

嘉靖間倭患最劇山左邢子愿有條上當事書名曰罪言東鄉艾千子值流寇之亂亦有指陳時事之策一見於來禽館集一見於天慵子集頃又讀克正高公馭倭議起云天下事任者一議者百知而議之者一臆而議之者百任之者心常苦而計無復之將無所辭於議者之口議者之策常當而身未嘗試反求多於任者之人故議事者在度任者之心而以吾議衡之今之議倭是

也云云三公指畫當日情形皆鑿鑿可行而高公首欲調劑任與議者之心尤為急著毋謂書生管見不足以抵掉鞅摩壘之人也

文章根於人品而奸邪之徒亦為正人之言以欺世有陳以為戒而適所以自指者如李義府獻承華箴末云佞諛有類邪巧多方其萌不絕其害必彰義府方諂事太子而又故若謹直者太子表之遂優詔賜帛嗟乎佞諛邪巧孰有如義府者而反以為箴此亦不以人廢言